

伍叔儻集

黃山書社



溫州文獻叢刊

# 伍叔儻集

伍叔儻◎著

方韶毅  
沈 迦◎編校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伍叔傥集/伍叔傥著 —合肥:黄山书社,2011.7

ISBN 978-7-5461-1993-9

I. ①伍… II. ①伍… III. ①诗集—中国—民国  
IV.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507 号

伍叔傥集

出 版 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汤吟菲 江 汇

责任印制:李 磊

装帧设计:钱志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551-335871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21.375

字数:390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1993-9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溫州文獻叢刊整理凡例

溫州文獻叢刊作為溫州文獻叢書的續編，改為繁體。現參照溫州文獻叢書整理凡例與浙江文獻集成編纂綱要的精神，擬訂整理原則。

一、收集原書各種版本進行比較，辨其源流，選擇時代較早、內容完整、校刻最精者為工作底本。整理時用其餘各版本通校，並於『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參校要籍的名稱、版訊（包括本書援用時的簡稱）等。

二、儘量參攷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見，並盡可能對原書的引文進行復核，校注中的舉證和引書均應準確無誤。

三、各本文字與底本相同者，不再標出；與底本歧異者，若底本不誤而他本誤，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說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義較勝，則正文改從他本，校語中注明原誤作某、脫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長，不能斷定是非，則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語中標出他本異文（舉一二有代表性者為例）。

四、底本正文或原注有疑而無法解決者，在校語中說明。難辨文字或無法補正的脫字，

以『□』代替。

五、底本所用異體字、古今字、俗體字，只要不甚生僻，仍屬一般古籍的通用字，原則上不作規範性統一。

六、底本所用避諱字，如『宏治』『陶宏景』等，不必改回，但應儘量出校或加注說明，以便讀者。缺筆字則補足筆劃。

七、底本行文中涉及國家、朝廷、上司、宗族、長輩等所用的『抬頭格』不予保留。

八、正文酌情分段，並施加標點。詩文的標題之內不加標點。凡一題數首，一首一段，兩首之間不空行，不標各首序次。

九、校注文字置於正文每篇（題）之後，編號每篇（題）自為起訖。校文序號均用『（一）』（二）』（三）……』列於正文右下角，句末可列於標點之外。

十、校語注釋力求簡明扼要。原注均予保留。新增注釋以鄉土人物、事件等為主；凡涉及名物訓詁與音讀的內容，除非普通辭書、字典未收入，或雖已收入而存在誤釋，一般不注。

十一、徵引資料詳明出處。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鑒等可省畧撰（著）者。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時均按時（朝）代、撰（編）者、版本、卷次（或篇章名）、頁碼為序標明；多次引用只注撰

者、書名、卷次（或篇章名）、頁碼。卷次用漢字（雙位數以上，如卷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餘類推）。古籍線裝本頁碼亦用漢字。

十二、凡因選題存在特殊性（如有的選題以彙本或鈔本為主，只有一種文本傳世，不存在版本校勘的問題），本凡例所列條款難以適用者，可在前言或後記中酌情說明。

溫州文獻叢刊編輯部

二〇〇八年五月

# 序

錢谷融

沈迦先生告訴我，伍叔儻集就要出版了，要我為它寫一篇序。如今，大陸知道伍叔儻先生的人已經不多了。我作為跟隨他多年、關係又較密切的學生，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但為伍先生的遺著寫序，在我實在是很不輕鬆的。

我是在一九三九年開始認識伍先生的。當時我正在由南京內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國文系二年級讀書，這個系屬於新成立的師範學院，一年級時，不但沒有自己的教師，連系主任都沒有，暫時和文學院中文系的學生在一起聽課。到了二年級，羅家倫校長才請了伍先生來做我們的系主任，他們倆是蔡元培先生當北大校長時的同班同學。那時中央大學本部設在重慶邊上的沙坪壩，另在柏溪成立了一個分校，一年級的新生都先在柏溪就讀，到二年級時才搬到沙坪壩去。柏溪離沙坪壩約有十多里地，是嘉陵江畔的一個小山谷，一條溪流橫貫其中，溪流兩旁遍生翠柏，時有小鳥飛鳴其上，環境極其清幽，真像世外桃源一樣。伍先生非常喜歡柏溪。中文系以外的其他各系，一到二年級就都搬到沙坪壩去了，中文系

卻一直到三年級才搬到沙坪壩去。

現在回憶起七十多年前在柏溪與伍先生共同度過的那些歲月，真像神仙生活一樣。那時課程不多，有些公共課，像羅家倫親自講授的三民主義之類，就很少去聽過，空閒時間差不多經常和伍先生在一起，不是在他房間裏談天，就是和他一起去野外散步。他那時孤身一人，不願意上食堂吃包飯，一日三餐不是靠罐頭食品，就是在飯店裏吃的。有時他嫌一個人吃飯太無趣，還常常拉我和他一起吃。他並不善飲，但為了助興，還常常要些酒，和我一面喝酒，一面隨意閒談。談話都是即興式的，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和範圍。既有談論詩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全憑一時的意興，縱意所如，真是其樂無窮。他重性情，講趣味，生活自由散漫，毫無規律，卻每天洗冷水澡，雖在嚴冬，也堅持不變。他喜歡漢魏六朝文學，蘇東坡曾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他就戲稱自己治的是『衰文』。他遇事隨隨便便，一切都漫不經心，無可無不可，頗有一些頹唐的氣息。

那時有一門課程叫『各體文習作』，每週兩小時，是專門讓學生練習寫作的。寫文章要費心思，相當傷腦筋。但學生每次作文後，伍先生都認真批閱，到第二周上課時，伍先生就選擇一些進行講評，指出文章的優缺點，並聯繫作者的性分、素質，勉勵他應多讀些什麼書，如何進一步充實、提高自己。這些意見都十分切實中肯，學生都很樂於接受。中央大學在



文學教學方面一向很重視傳統，比較守舊，白話文是進不了課堂的。伍先生卻很開明，在講課中也常常提到一些現代作家，或褒或貶，多所議論，對學生的白話作文，也並不拒絕。他早年曾與魯迅在中山大學同過事，對魯迅是很敬重的。至於其他作家，就很少好評了。其實在內心深處，他還是比較重視文言，對白話文並不是同等看待的，他雖然很稱讚我用白話寫的作文，但當我用文言寫作時，他就立即郑重其事地批示：「文言好，以後多寫些文言吧。」他對外國文學也很重視，在與學生交談中，也經常提到一些外國古典作家的作品。他懂英文，有時到他房間去，看到他手裏拿的正是英文小說。他也常常勉勵學生要多接觸外國作家的作品。有一次，他還自己拿出錢來，在學生中進行英文翻譯比賽，我曾得到過他發的獎金。

他是國民黨人員，與朱家驊是親戚，朱任浙江省主席時，他是秘書長。解放前夕，他心懷疑懼，對於去留問題，很費躊躇。大約是一九四九年五月裏吧，當時我正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有一天他忽然從南京來我家看我，還一同吃了飯，說當晚他就要乘船去香港了。後來聽說他臨時又把行李取了上來不準備走了，最後不知哪一天，他還是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香港講學，在中文大學與該校中文系系主任鄧仕梁先生談起，才知道他也是伍先生的學生。伍先生當年到香港後，曾在崇基學院等校任教，最後就是在香港去世的。我們一

同緬懷伍先生的言行風采，仿佛重又沐浴在伍先生的音容笑貌之中，既感到溫暖，但一想到如今他已永遠離開了我們，不免又為之悵然者久之。

我手頭有不記得是從哪里得來的幾頁复印件，上面載有二三篇文章，其中就有伍先生的窮照錄自序，畧謂：『層樓聽雨，未息塵心，眷念昔遊，婆娑舊稟，爰拾鼠齧蟲蝕之餘，敢懷海上名山之志，都為一集，命曰窮照錄。……大雅通識，幸匡正焉。』接下去的話，就不免有一些遺老氣息了：『維是世難方殷，滄桑百變，劉孝標之家道，庾開府之平生。昔之臨江有宅，藏書有樓，化為煙塵之末，夷為礫石之場，是則山陽窮巷，猶識舊居，樂安世家，早聞異本。臨篇自悼，其情尤可哀也。』像伍先生這樣一個灑脫曠達的人，竟也會發出如此無奈的淒其之音，讀後不免很有些酸楚。

記得我初識伍先生時還不滿二十歲。伍先生對待學生的親切關愛態度，使我特別感到溫暖，忘卻了不少飄零異鄉的思親之苦。大學畢業後，也是由他介紹我到交通大學去任教的。多少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對他的思慕之中。儘管偶而也聽到個別師輩中人對他有一些不同的議論，但我對伍先生所懷的美好感情卻始終如一。我今年已經九十二歲了，卻仍能有這種美好的感情陪伴著我，我感到無比欣幸。伍先生精神永在！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

## 前言

對大多數人而言，伍叔儻是陌生的。作為民國時代知名的大學國文系教授、詩人，離世不到半個世紀，卻已鮮有人提及，多少有點遺憾。

伍叔儻，名倜，字鶴笛，又名俶，一比，號叔儻，筆名索太。一八九七年五月出生於浙江省瑞安仙降（今飛雲鎮）上河村，幼從鄉先生周筱齡讀文選，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就讀時，曾獻詩於鄉儒高誼。伍叔儻少有才名，與宋慈抱、洪錦龍、周予同、李笠、李翹、薛鐘斗、鄭劍西、許達初、陳俊並稱『瑞安十才子』。

一九一六年，蔡元培開始執掌北京大學之時，伍叔儻攷入北大文科。老師之中有陳獨秀、錢玄同、劉師培、黃侃、胡適等，同學之中有傅斯年、羅家倫、俞平伯、顧頡剛、楊振聲、羅常培、鄭天挺等。這份足以構成中國現代文化史最輝煌篇章的師友名單，對伍叔儻的影響可想而知。一九一九年一月，劉師培、黃侃等成立國故月刊社，伍叔儻名列國故月刊編輯。

大學畢業後，伍叔儻一直從事中文教學工作，先後任教於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上海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中山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大學、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日本東京大

學、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只是在一九三七年，應朱家驊之請，曾短暫擔任過浙江省政府秘書長一職。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在聖約翰大學『國旗事件』中，伍叔儼與孟憲承、洪北平、錢基博、張振鏞等教授支持愛國學生，聲明脫離聖約翰大學，發起成立光華大學。

伍叔儼在中央大學擔任國文系主任長達十年，影響頗廣。他對中文教學有獨到見解，曾任教育部參事，多次參與起草與修訂教育部中小學國文課程標準，參與編輯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大學國文選。

從伍叔儼的經歷與交往來看，名重一時可謂不虛。但一九四九年後，伍叔儼流轉於臺北、東京、香港等地，漸漸與大陸學界失去聯繫。而且，作為蔣介石曾任校長的中央大學裏的骨幹教授，以及與朱家驊的密切關係，長期以來許多人不願提及『政客』伍叔儼的，甚至在某些文章中被歸為反動派，連與之交厚的顧頡剛在一九七三年的日記中亦表明立場恥與為伍。

當然，意識形態的作祟只是伍叔儼不為人識的外因，其根本在於他本人所研究的學問、運用的創作載體及個人的性情與這個新時代格格不入。

伍叔儼愛好的是漢魏六朝文學。蘇軾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故伍叔儼戲稱自己所

治是『衰文』。他自幼讀文選，能背誦數十首後便『文思一時富溢，下筆駸駸迨羣矣』。高誼授以遜學齋集歸有光集曾文正集，皆不甚喜歡：『遜學齋集，讀未卷終，已病其枯窘，改授歸有光集，有脂韋氣，勿喜也。改授曾文正集，至湖口昭忠祠記，以其卑近似范仲淹岳陽樓，擲去之。』只是對曾國藩家書，還有些興趣：『錄論文語，置之座右，至今五十年，猶守而不敢失也。』受曾國藩學術思想的影響，伍叔儻『深好六朝駢文，而於五言獨尊謝宣城』，『自年十七，未嘗重覽八家以後古文』。北大時期，日日捧讀六代詩文，偶閱乾嘉諸老文集，也只是鍾情汪容夫、孔昶軒、孫淵如等人駢文。劉師培來北大講中古文學史，他喜不自禁，五體投地地佩服。劉師培辦國故社，自然就跟了去。伍叔儻後來說：『我的加入國故社與其說是「守故」，不如說是「依劉」。』可見其癡心了。

伍叔儻一生言必漢魏六朝文學。在中央大學所授課程是文選、文心雕龍，為東京大學、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所請是專講八代文學，在崇基學院、新亞學院所講還是文選、文心雕龍。早年撰寫的謝朓年譜沈約年譜兩漢社會風俗詩徵八代詩中形容詞副詞的研究等論文均有關漢魏六朝文學，晚年發表的談五言詩亦不離漢魏六朝文學範疇。他甚至說：『中國美文，唯讀後漢書三國志水經注伽藍記顏氏家訓，足夠一生欣賞。』

徐訐說得好：『作為一個文學家，自必通過一種文學形式來創作。』而伍叔儻是通過詩

的形式，特別是五言詩，來成就他文學家地位的。

伍叔儻對五言詩情有獨鐘，還是因為他對漢魏六朝文學的熱愛。他認為：『五言詩是最自由的一種詩歌形式，所以它的前途是無限的。』伍叔儻的五言詩作品，具有相當高的成就。胡適說：『叔儻的詩是用力氣做成的。』鍾應梅以為『當代獨步』並不為過。王韶生評曰：『初從小謝入手，並取法淵明、東坡兩家，堪稱明秀。』鄧仕梁說：『詩近陶謝而饒有新意。』孫克寬認為：『雅似湘綺翁，清勁則似三謝；頗善言情，彌盡物態，與湘翁之喬麗典重者異。』汪中撰寫六十年來之詩學，以『後起應推暮遠樓』為一篇之題，專論伍叔儻的詩學成就。適然樓主香港詩壇點將錄，排列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四年廿年間香港詩人座次，伍叔儻列第一，尊稱為『托塔天王』。伍叔儻非常看重自己的詩，頗為自負，曾作詩云：『越縵才華最勝流，還同湘綺各千秋。他年若作文章手，後起應推暮遠樓。』

然而，專攻舊文學的伍叔儻卻不是一位只守舊的老夫子。他曾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中意文化協會等，起碼表明了他善於接受新事物、興趣廣泛的某種姿態。更為重要的是，伍叔儻並不排斥白話文，曾致函鍾應梅表示反對以文言語體來分文學的新舊：『文章體製，用之各有所適，古人之所已知，故才高者兼備衆體。近如魯迅，尚識此理，故小說則用白話，而序傳墓誌，亦不廢雅潤之音。』他的教育論文中，多次提

到：『文章體製，愈後愈變，愈變愈多。愈多則用之愈得其適。要是有了那一體打倒那一體，消滅那一體，那麼文學界永遠只有一種體裁來使用，其餘多是垃圾了。提倡的人固然非積極不調和不可。但是客觀的人便要有清靜的頭腦去觀察。中國文體有四言、五言、賦、詞、曲、白話、小說等等。每一體都有一體的特殊用場。所以每一體都有每一體不可互相翻譯的名著，而且最古的文體只要有更大的文學家，一定仍舊可以產生很好很新的作品，至於世人所說的，這種體裁已經是陳腐了，不會產生好文學了，這一套恫嚇的語氣，一定有一天會證明其不確。』且夫文章體製，用之各有所適。人事愈繁，文體必須隨之增加，纔夠應用。同文字孳乳侵多是一個道理。扶東倒西，這種爭正統的辦法，始終不能認為是相當的。所以我對於古今文學各體，除了胡適的嘗試體，認為沒有成功，表示遺憾外；至於近年新興的小說、短篇小說、散文等，都要儘量地接受，同時想下功夫去學習。覺得我們的文苑裏添了新東西是嘉事。』徐訏這麼評價：『專攻舊文學的人與我談談文藝思想與文學趣味而令我敬佩的人並不多，伍叔儼先生則是很少的人中的一個。』

伍叔儼不僅善駢文，還能寫一手漂亮的白話文。胡頌平指出，伍叔儼用白話寫的發表在國民讜論上的政論文章，『深刻而有力量』，憶孟真敬悼胡適之先生等文是『很難看得到的好文字』。

『中年博觀，惟心所願，懷新逐異，不屑華夷。』伍叔儼對於西方文學有相當的認識，錢谷融在中央大學讀書的時候，去他房間裏，見他手裏常拿著英文小說。據說，伍叔儼能英文，鮮為人知罷了。他說，學中文的學生，不能唯讀中文書就算了事：『因為中國書不見得本是文學，同時必須要通一國外國語。必須要向外國文學溝通，不是直譯外國小說，就算溝通。一來可以接受外來文學不同的觀念同內容，二來現在交通使得了文學有了世界性了，不是閉關自守的時代了，至於文學是多方面的。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除外國語必須選習外，凡是志願做社會文學的，就應該兼選法科、政治、經濟、外交、歷史等科目。志願做自然文學的，就應該兼選地理、生物、氣象、攝影術、圖畫等科目。學詩的，並且要兼修音樂的功課，各就性之所近，除基本的課程外，凡是有關的功課，都應該叫他兼選，以發展其想像力。總之中國文學的園地，沒有啓關的還很多，在交通不便的時候，固然可以產生不少的別離詩。但是交通便利了，還可以做很多有趣的遊記。』這些觀點，今天來看還具有相當的意義。

伍叔儼主持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時，廣羅各方面人才，開中央大學新風氣。比如聘請吳組緇、楊晦等新文學作家來任教，邀請朱自清、老舍等開講座，都是過去中央大學所不重視的。伍叔儼開放的思想，與蔡元培的『兼容並包』主張一脈相承。僅從他的教育理念而言，稱之為教育家當無愧。



伍叔儻意識超前，但性情卻是有些古老的，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熟悉他的人無不以為是魏晉中人。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伍叔儻主張把晉書列為教育部向大學生推薦的書目，遭到汪辟疆恥笑：『聽說此書為一溫州人所提，足見其陋。』但伍叔儻卻毫不在意，把此事當作笑談親口對學生錢谷融轉述。香港中文大學籌辦期間，曾將三所成員學院的教員重新定級別，很多人不安。伍叔儻笑道：『世無孔子，何妨低級！若世有孔子，又何必高級！』妻子余氏要離他而去，伍叔儻親送出嫁。婚後，還關切地問余氏生活如何。『不意詩人敦厚如此，重見於今日。』有人感歎。

伍叔儻不善理財，因『金融不通』名列中央大學『四不通』教授之一，據說有一個星期，只用西瓜、花生米度日。在重慶的時候，他一日三餐都上館子吃。有時嫌一個人吃太無趣，就邀請談得來的學生一起吃。『倒不是嫌食堂的菜不好，而是他散漫慣了，吃包飯得遵守一定的時間，還要與許多他不一定喜歡的人坐在一起，他受不了這些拘束，所以寧願多花些錢上館子裏吃。這樣，他可以愛什麼時候吃飯就什麼時候吃飯，愛上哪家館子就上哪家館子，愛吃什麼菜就點什麼菜，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錢谷融如此解釋。崇基學院不能支付他從日本到香港的旅費，他回復只一句：『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香港和九龍的許多知名的茶樓都有他的足跡，很多服務員都樂見他來。因為他賞的小費往往高